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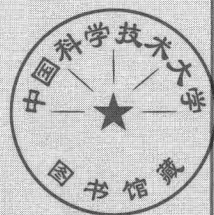
新文学选集第一辑

殷夫选集

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
开明出版社出版

新文学选集

殷夫选集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夫选集/殷夫著. —北京:开明出版社,2015.7

(新文学选集.第1辑)

ISBN 978-7-5131-2165-1

I. ①殷… II. ①殷… III. ①诗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7543号

责任编辑:卓玥 王月梅

书 名:殷夫选集

出版人:陈滨滨

著 者:殷 夫

编辑者: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茅 盾

出 版:开明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青政大厦6层)

印 刷: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8 * 210 1/32

印 张:4.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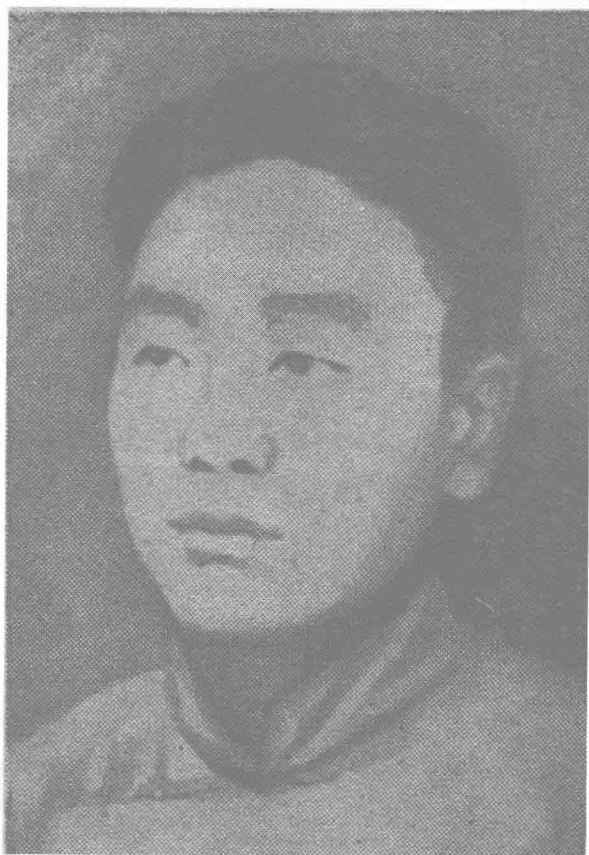
字 数:86千字

版 次:2015年7月第一版

印 次:201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2.00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联系电话:(010)88817647



殷夫先生遗像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就成立了“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新文学选集”，文化部部长茅盾任编委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新文学选集”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

这套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共12种，即《鲁迅选集》《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健在作家”的选集为第二辑，也12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和《赵树理选集》。

“选集”的编排、装帧、设计、印制都相当考究。健在作家选集的封面由本人题签。已故作家中，“鲁迅选集”四个字选自鲁迅生前自题的“鲁迅自选集”，其他作家的书名均由郭

沫若题写。正文前印有作者照片、手迹、《编辑凡例》和《序》；“已故作家”的“选集”中有的还附有《小传》，《序》也不止一篇。初版本为大32开软精装本，另有乙种本（即普及本）。软精装本扉页和封底衬页居中都印有鲁迅与毛泽东的侧面头像，因为占的版面较大，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刊印鲁迅头像是为了突出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将鲁迅头像与毛泽东头像并列刊印在一起，则寄寓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走向1942年以后的文艺上的“毛泽东时代”。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已故作家”中，鲁迅、朱自清、许地山、鲁彦、蒋光慈五人“因病致死”；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七人都是“烈士”，是被反动派杀害的。鲁迅和瞿秋白是“左联”主要领导人；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都是“左翼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表现

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①“已故作家”和“烈士作家”选集的出版，“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文学和文化所走过来的路，是壮烈的”^②。

“健在作家”中郭沫若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是国家领导人。茅盾“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③又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身份特殊。洪深、丁玲、张天翼、田汉、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党员作家。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禹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又都是我党亲密的朋友，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茅盾语）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④。

“健在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编选，或由作家本人委托他人代选。“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由编委会约请专人编选。《郁达夫选集》由丁易编选，《洪灵菲选集》由孟超编选，《殷夫选集》由阿英编选，《柔石选集》由魏金枝编选，《胡也频选集》由丁玲编选，《蒋光慈选集》由黄药眠编选，《闻一多选集》和《朱自清选集》均由李广田编选，《鲁彦选集》由周立波编选，《许地山选集》由杨刚编选。编委会约请的编选者

①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② 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

③ 胡耀邦：1981年4月11日在沈雁冰追悼会上的致词。

④ 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

多为名家，且与作者交谊深厚，对作者的创作及其为人都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准确地阐述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鲁迅选集》和《瞿秋白选集》则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规格更高。

这套丛书的意义首先在于给“新文学”定位。《编辑凡例》中说：“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做法，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意识流小说等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挡在“新文学”的门槛之外了，在今天看来不免“太偏”，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大欢乐的节日”里，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编辑凡例》还说：“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把“现实主义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主流，以此来筛选作品；重塑“新文学”的图景；规范“新文学史”的写作；建构“新文学”的传统；回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资源，乃是这套“新文学选集”的意义和使命所在，因而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

遗憾的是这套丛书未能出全。“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

只出了 11 种，《瞿秋白选集》未能出版。瞿秋白曾经是中共的“领袖”，按当时的归定：中央一级领导人的文字要公开发表，必须经中央批准。再加上瞿秋白对“新文学”评价太低，他个别文艺论文中的见解与“左翼”话语相抵牾，出于慎重的考虑，只好延后。健在作家的选集也只出了 11 种，《田汉选集》未能出版。他在 195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中对此做了解释：

当 1950 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样的东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离转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这一编辑工作无形中就延搁下来了。

“作品的底稿和印本”的“散失”，并不是理由；“惶恐”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这才是“延搁”的主因。出版的这 22 种选集中，《鲁迅选集》分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分上、下二册，其余 20 位作家都只有一册，规格和分量上的区别彰显了鲁迅和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

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主将”和“向导”^①，从而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定下规则。

鉴于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本社依开明版重印，并保留原有的风格，以飨读者。

开明出版社

^①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7日第1版。

编辑凡例

一、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如果作一个历史的分析，可以说，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旧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这两大类。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

二、现在这套丛书就打算依据这一历史的发展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以便青年读者得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新文学发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识。本来这样的选集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作品时代先后，成一总集，又一是个别作家各自成一选集；这两个方式互有短长，现在所采取的，是后一方式。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须要加以说明。第一，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换言之，亦即企图藉本丛书之助而使读者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

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因此，我们的选辑的对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们。这一个范围，当然不是绝对的，然而大体上是有这么一个范围，并且也在这一点上，和《人民文艺丛书》作了分工。第二，适合于上述范围的作家与作品，当然也不止于本丛书现在的第一、二两辑所包罗的，我们的企图是，继此以后，陆续再出第三、四……等辑，而使本丛书的代表性更近于全面。

三、本丛书第一、二两辑共包罗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为作家本人自选的，也有本丛书编委会约请专人代选的，如已故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馀年来，文艺界的烈士也不止于本丛书所包罗的那几位，但遗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现在就先选辑了这几位，将来再当增补。

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代序

——鲜血记录的历史第一页

雪 峰

在中国革命文化运动上起了伟大的先锋作用，在人民的革命文学史上有它重要地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一九三〇年三月成立于上海的。可是，它成立的时候就是所谓“非法”的团体。那时候，正是国民党叛变革命的一九二七年之后，从一九二七年四月起，国民党几乎每天在各地大批大批的屠杀革命人民，疯狂的白色恐怖有增无已。蒋匪施用法西斯血腥政策，并且从一九二九年起集中力量进攻苏维埃红军，来企图巩固他的反革命政权；一九三〇年就是在反动最高潮的中间。人民不仅没有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连生命都是丝毫没有保障的，但另一方面，也正是民族危机日益紧急，人民的革命斗争日趋高潮的时候。所以，“左联”是自始到终都在高度的白色恐怖的压迫之下进行活动和斗争的，不仅通过万分困难的条件进行言论的思想的战斗，并且也以同志的生命献给人民的

革命事业了。

我们流了血，并且流了很大的血。第一批以革命作家的身份以“左联”会员的身份，被国民党反动统治杀害的就是柔石、胡也频、白莽、李伟森、冯铿等五个同志。此后还有洪灵菲、应修人、潘漠华等同志，先后被杀于北平、上海和天津，他们也都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诗人，都是“左联”的会员。而更早的还有优秀的人民演员，“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会员宗晖同志，他是一九三〇年秋天被杀于南京的。我还没有把瞿秋白同志算在里面；但他也是“左联”会员。当时牺牲的社会科学家方面的同志，我现在都还没有提到。总之我们流的血是多的。可是，“左联”的战斗自始到终都胜利的，我们流的血，就恰恰证实了我们的胜利。首先，我们的血是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一道的，我们是和人民一道在战斗的。其次，在当时“左联”方面，我们并没有被血所吓倒，并没有因此而恐惧或退避。

我姑且不谈别的事情，单只约略地提一提当第一批五个同志被害时的一些情形和他们的血所引起的影响罢。是的，五个同志被害的当时，法西斯恐怖是怎样地笼罩着上海和中国在苏区以外的地区。“左联”当时又处于怎样的困难之下。我们以及五个同志的家属都没有办法去收五个同志的尸首，这可以不用说了。我们甚至于没有地方能说一句活，更不用说如何来纪念他们了。鲁迅先生的诗句说“吟罢低眉无写处”，是完全的实情。但后来我们也终于进行了纪念。

当“左联”初成立时，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我们还有几

个所谓“不合法”的，然而公开发行的杂志，如《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等。但很快就都不能继续出版了。这样，就一直到了五个同志被害以后，我们为了无论如何要把同志被杀的消息告诉给广大人民，要表示我们的抗议，要纪念我们的同志，这才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创刊了完全秘密发行的机关杂志《前哨》。

这“前哨”名字也只用了一期，第二期就改名为“文学导报”了，因为“前哨”两字更容易为敌人的侦探所嗅知。

而这一期《前哨》，就是全部献给殉难同志的“纪念战死者专号”！

这“战死者”，当然就是第一批被害的“左联”五同志。但同时，在纪念专号上，我们也纪念了宗晖同志。

柔石等五个同志，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同时被捕，在二月七日和别的十八个革命志士一起共二十三人，被活埋和枪杀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里面的。当时，国民党是完全实行最卑劣的暗杀主义；不但没有宣布，并且严禁任何人把消息透露，我们和五个同志的家属，想知道我们同志的生死，想尽了一切方法，甚至于贿赂了行刑的刽子手，这才打听到了他们已经被害，而且知道他们死得非常的惨。后来，我们又从别的因另外案件关进龙华而得释放出来的人那里，知道得更详细一些，除证明了他们的确死得很惨以外，也知道了他们临死时是都非常英勇壮烈的。

关于国民党杀害我们同志用极惨毒的手段，现在是更可以证明了。因为在上海解放之后不久，我们的五个作家和别的十

八个革命者的尸骨都已经找到。二十三个人被分成为几组，都被手铐相互连锁着，这就可以想见被害时的状况。他们是在龙华从前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里面一个荒场里掘出来的，埋在地下已经二十年，面目当然已经不能辨别；但数目刚好二十三个，而且埋的地点也和我们以前打听到的相同，所以这是不会错的。

我已经说过，当时报纸上是不容许我们把国民党统治者杀害进步的革命作家的消息透露给广大的人民的，更不用说发表我们的抗议之类了。别的任何刊物杂志，也同样不能让我们登一点消息或说一句话，即使非常曲折隐晦。后来好不容易才在《文艺新闻》上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点点。所以，无论怎样困难和危险，我们也只得创办秘密发行的刊物，并且把第一期献给我们的战死者。

我现在也还记得起来出版那秘密刊物和秘密纪念同志的艰难的情形。首先是因为没有印刷所敢于承印。我们只得联络了几个革命的排字工人，他们在午夜到天亮之前，瞒住了他们的老板，遮住了灯光，没有一点声音地来给我们排印。我们就守在他们旁边，他们排好一段我们校对一段，务必在天亮以前把刊物印好拿出印刷所。所以，现在如果还看得见那刊物，就会发觉错字很多，那是无怪的。其次，刊物的名字“前哨”两个战斗性的字也只得空着，让刊物拿到我们家里后再用木头刻的这两个字一份一份印上去。五个同志的照片，也设法在别处印好，以后再一份一份贴上去的。这都因为不想出这些方法，就不能弄出刊物来纪念我们的战死者的缘故。

但是，很清楚，我们所以一定要纪念，是因为这是战斗。这纪念是必要的，这战斗是必要的。我们清楚地认识同志的流血的意义之重大。这是通往胜利的血路，通往人民革命和人民革命文学的胜利的血路。这血路是我们要继续走下去的。因此、战死的五个同志是我们的旗帜，是当时“左联”的旗帜。我们现在都还记到，在当时《前哨》的“纪念战死者专号”上，鲁迅先生就写了下面这样的话：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知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或者制造谣言，或者亲作侦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

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所